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卷之六

~~99  
21~~

道通文庫  
文庫 6  
28  
21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五十六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喪事部

# 壽藏

羣書要語壽藏謂冢墳也稱壽者取其久遠之意漢書注

古今事實

樂哉斯丘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禮記 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禮記 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注刺其欲害人良由禮乎

事類彙編

卷之五十六

七



宰如

子貢倦於學告於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子曰生無所息望其墳  
畢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荀子

將歸故宅

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故宅羞以嘉蔬薦以清酌淵明自  
祭文

樹櫃為觀

季孫為已樹六櫃於蒲圃東門之外欲自為觀也左傳

奏請坐地

張禹年老自治冢坐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

奏請求之上以賜禹

自為壽藏

後漢趙岐獻帝時為太僕副太僕馬日禪撫慰天下岐老病留  
荆州就拜太常建安六年卒先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  
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象居主位皆為讚頌勅其子曰我死  
之日墓中聚沙為牀布單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  
下訖便掩坎本傳

預定其地

安定真善美術成帝時真常自築其年七十二至期果死又曰  
北邙青壠上孤櫃之西四丈所鑿之七尺吾葬地也真死依言  
往掘得古時空槨即以葬焉西京雜記

事類彙編前集

卷之五十六



曹植登臨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為墓遺令薄葬

自署其穴

姚崇孫勗自為壽藏於萬安山麓祖塋之傍署兆曰寂居穴墳曰復真堂中列土為臺曰化臺新唐史

酌酒賦詩

唐司空圖豫為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墳中賦詩酌酒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耶生死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

詔賜墳塋

唐高宗詔賜英國勳墳塋一所時勳猶在

附葬祖墓

傅永字修期嘗登北山於平坵處奮矛躍馬回旋瞻望欲附葬於祖墓遂買左右地數畝遺勅子叔偉此吾之永宅也

刻石其上

本朝王樵淄川人自號贅世翁預卜為第名蘭室中置石塋刻石其上曰生前投軀以虞不備後寄魄以備不虞澠水燕談

古今文集

律詩

得壽藏於先壠之旁俯酬素願感築交懷范至能

密邇松楸地一隅會心何必問青烏元宗雖愧鎮公子沒世尚從先大夫京兆漢阡賢問望邢山鄭家舊規模家庭遺訓焄蒿在不學邠鄉畫古圖



重九日行營壽藏之地

范至能

家山隨處可松楸荷鍾携壺似醉劉縱有千年鉄門限終須一箇土饅頭三輪世界猶灰劫四大形骸強首丘螻蟻烏鳶何厚薄晚風拊掌菊花秋

# 葬

羣書要語葬不如禮曰埋埋瘠也趣使腐朽而已不得埋曰棄不得其尸曰捐葬下棺曰窆釋名祖載者始載於庭乘軸車辟祖禰故曰祖載白虎通國子高曰葬者藏也藏者欲入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檀弓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注芻靈束茅為人焉謂之靈者神之類孔子

謂為芻靈者善謂為備者不仁不始於用入乎檀弓飾棺墻置注墻柳衣又云絞衾設柳注絞衾尸之飾柳妻棺之墻飾姜以木為筐方兩角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同上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檀弓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堅周堅燒土葬也同上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也故以其旗識之同上君葬用輜四紼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輜二紼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車二紼無碑同上助葬必執紼曲禮從前曰紼紼發也發車使行也釋名其輶有綵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屋而行注輶載柩之車飾也雜記古人葬者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係辭改葬注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也必服緇者親見其柩不可以無服緇三月而除之儀禮喪服趙子病告大夫曰唯

事類彙編

卷之五十六

三



是春秋窀穸之事注窀厚窆夜厚夜長夜也左傳孟子曰養生

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離婁蘇不如柳塗之曰

殯穀梁傳蘇車既展祖奠斯聞張說祭文號護膚妻白集既舉

葬柳集柳車芻靈飛旒翩翩權集梓槨小棺也晏類要墓殯

如阜又墓瘞城隅謂權葬也燕碑先遠戒曰文選遠曰有時白

集題湊既肅龜筮既辰注題湊棺木內向也晨輶解鳳曉蓋我

金注輶輅喪車也沈約齊安陸王碑

古今事實

更葬朽骨柳

周文王作靈臺握地得死人之骨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  
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

其主又安求之主遂更葬之天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况  
於人乎新序

馬鬣封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  
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觀封之若堂者矣見  
若防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斤者矣吾從若斧斤者焉馬鬣  
封之謂也

不如速朽

宋司馬桓魋為石槨三年不成孔子曰不如速朽

合葬非古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武子曰合葬非



舌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檀弓

犯人之禾

季子皇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與之。墓價也子皇曰  
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  
而葬後難繼也。檀弓

葬不食之地

成子高寢疾曰吾縱生有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死則  
擇不食之死而葬我焉。檀弓

預知葬後

榑里子且死曰葬我必於渭南章臺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  
我墓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直其上。劉向

說苑

再不克襄事

二十八年葬定公用不克襄。成也事禮也。注雨而成事若汲汲  
於欲葬宣七年己丑葬於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  
葬禮也。禮上葬先遠日。弗毀當道室

弗毀當道室

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子產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  
道者子太叔請毀之子產弗毀。左傳十二

不歸鄉葬

延陵季子適齊而返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間不歸鄉里

玉魚

禮文類聚前集

卷之五十六

六



長安大明宮宣政殿。每夜見數騎衣鮮麗遊其間。高宗使巫祝  
劉明奴王湛然問其所由。鬼云：我是漢楚王戍太子死葬於此。  
明奴等曰：按漢書戍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有子葬於此。鬼  
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從。坐後病死。天子於此葬我。漢書自  
有遺誤耳。明奴因許與之。改葬。鬼喜曰：我昔日亦是近屬。今在  
天子宮內出入不安。改上極爲幸甚。今在殿東北入地丈餘。我  
死時天子歛我玉魚一雙。今猶未朽。必以此相送。勿見奪也。明  
奴以事奏聞。有勅改葬苑外。及發掘。玉魚宛然。見在。以此其事  
遂絕。西京雜記

葬近烈士

後漢梁鴻疾且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于於麻博之間。不歸

鄉。慎勿後我。持我歸去。及卒。舉伯通等爲求葬地於要離家傍。  
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鳶清高。可令相近。

銀鏤黃腸

梁商薨。賜以東園朱壽之器。銀鏤黃腸。注：器棺也。以朱飾之。以  
銀鏤之前。漢音義曰：以柏木黃心爲槨。曰黃腸也。及葬。賜輕車  
介士。注：輕車。兵車。介士。甲士也。

葬不擇日。見陰陽避忌明

埋玉樹

晉庾亮位司空。薨。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  
何能已。

荷鍾自隨



晉劉伶放情肆志常以細萬物齊宇宙為心每乘鹿車攜一壺酒使入荷鋪隨之曰死便埋我

命葬枯骨

後魏宋世良以御史使河北還過汲郡見城傍多骸骨移文州郡悉令收葬其夜甘雨滂沱後周賀蘭祥為荊州刺史境內尤早見發掘古塚暴露骸骨者命收葬之即日澍雨

瘞將士骸

唐劉昌節度涇原初城平涼當吐蕃劫盟後將士骸骨不穢昌命瘞之夕夢若原謝者昌具以聞德宗下詔哀痛出衣數百稱官為寶具斂以棺槨分建一塚大將曰旌義家士曰懷忠家於淺水原詔學士為銘

瘞楊貴妃

唐楊貴妃死累尸以紫茵瘞于道側玄宗至自蜀過其所使祭之密遣中使其棺槨他葬焉瘞故香囊猶在中人以獻帝視之流涕

金梳

盧充家西有崔少府墓一日見一府舍門進見少府與崔小女為婚三日崔曰君可歸女生男當以相還居四年三月二日日臨水忽見崔氏并少府抱兒還充又與益并贈詩一首充取兒益及詩女忽不見充詣市賣益崔女姨曰我妹之女嫁而亡贈以金梳着棺云

以勢奪山



潘允朱勛里人不登其門允字悅之吳門人仕藉陵為侍從時  
郡民朱勛以倖進寵眷無比父冲殂勛護喪歸葬鄉間傾城出  
迓而潘獨不往潘之先坐適有山林形勢近冲新阡勛欲得之  
乃修敬于潘潘杜門不納勛恃恩自恣遣人諷之且席以薰天  
之勢潘一切拒之勛歸京師果訴于上降御筆奪之已而又假  
御史誣之以罪禡潘之職揮塵錄

古今文集

雜著

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不許權殯 唐盧子駿

客有自濠梁來者余訊之曰濠梁之政何如客曰楚俗好巫而  
信鬼死者其親戚不敢穿斂事葬相傳立小屋號曰殯宮焉雖

在城郭而為之有土木墮築棺槨巍然者有棺觀分坵骸骨縱  
橫者不獨庶人而士大夫之家有焉劉公惻然曰非禮也吾忍  
不導之耶下令曰某月有限限畢其家不闕地葬者笞二十鰥  
寡憚獨力不任者絕嗣無主傍無近親者刺史以俸錢為營之  
訖事人無犯令野無殯宮焉盧子曰異乎哉劉公今日能以禮  
導邦人且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奈何宿昔濠之人不  
藏其父子昆弟耶又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奈何宿昔濠  
之人不以禮葬其父子昆弟耶又曰延陵季子葬其子仲尼觀  
之曰其坎深不至於泉期歛以時服奈何宿昔濠之人喪其父  
母昆弟不葬於土中耶又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奈何宿  
昔濠之人不歸其父子昆弟之形于地耶今刺史彭城劉公教



生者以禮示之。日月信也。恤死者以仁。除其暴露。義也。合此智以成之。難乎哉。余耳得密之言。不浹旬。適至濠上。因書以備太史氏采錄焉。

禁焚死

賈同

傳曰：孝子事死如事生。又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亦孝乎。父母既死。歛手足。形旋葬。慎護戒。潔奉屍。如生。斯謂之事死。身體髮膚。無有毀傷。以没于地。斯之謂歸全。古今達禮也。夫生而或毀傷之。雖不仁。猶有為也。死而後毀傷之。則其不仁。不亦甚矣。故曰：君子慎終。此之謂歟。噫。今之多焚其死者。何哉。禮曰：新宮火。有焚其先人之牖。廬三百哭。夫官廟之與廬。舍猶然。况又執火而焚其死者乎。惡不容於誅矣。謂縱不仁之子。棄其

屍于中野。使鳥為狐狸食之。不猶愈於自殘之者歟。閭閻既以為俗。而漸染於士大夫之家。亦多為之。或以守職微遠。死。祔于先祖之塋域。故焚之。以苟其便易。嗚呼。先王制禮。士大夫奉以立身。推以化民。如乏何。其苟便易而棄之也。豈獨棄禮哉。抑亦舉其親而棄之也。設不幸道遠而貧。未能奉而歸。買地而葬之。廬而守之。候其久也。負骨而歸。不亦可乎。又或者以惡疾而死。俗云有種。慮染其後者。而焚之。斯則既不仁矣。又惑之甚者。夫修短有命。疾病生乎身。豈有例哉。如云世積殃遺。子孫則雖焚之。無益也。根其由。蓋始自桑門之教。西域之胡俗也。夫聖王御世。制禮作樂。布浹仁義。使天下密如四夷嚮化。如之何。使夷俗之法。敗先王之禮經。耶。教天下以不仁邪。請禁。



焚尸之慘

自釋氏火化之說起於楚而焚尸者所在皆然固有炎暑之際畏其穢泄歟不終日肉未及寒而就斃者矣魯夏父弗忌獻逆祀之議展禽曰必有殃雖壽而沒不為無殃既其葬也焚煙徹于上謂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吳伐楚其師居麋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麋中不可并焚也衛人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燕騎劫園齊即墨掘人家墓燒死人齊人望見涕泗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則是古人以焚尸為大慘也列子曰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聚柴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

積而焚之燠則煙止謂之登遐然後咸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以為異也蓋是時其風未行於中國故列子以儀渠為異至與茹肉者同也

漏澤園之創

漏澤園之法起於元豐間初予外祖以朝官為開封府界使者嘗行部宿陳留佛祠夜且半聞垣外洶洶若有人聲起燭之四望積骸救野皆貧無以葬者委骨於此意惻然哀之即具已所見聞請斥官地數頃以葬之即日報可神宗仍命外祖摺其事允得遺骸八萬餘每三千為坎皆溝洫什伍為曹序有表總有圖規其地之一隅以為佛寺歲令寺僧之徒一人使掌其籍焉外祖陳氏名向字適中睦州人起白屋以才自見屢使諸路有



能名官制初行為度支員外郎元祐初出為江西轉運副使徙楚州未幾卒却掃編

漳州義塚記

危稹

人死曰歸葬曰藏歸者復其所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故先王制禮喪葬有期下至於土則踰月而已何漳之為子若孫者乃有不葬之俗耶其親死往往舉其柩而置之僧寺是蓋始於苟簡中則因循久則忘之矣嗚呼已則忘之矣而不知虛廊冷殿之間寒聲泣霜弱影弔月其望於子孫一旦之興念者猶未已也蓋嘗命官僚覈其事近城之五里乃有木庵棺合二千三百有奇爰擇於城之西南北高燥地立為義塚三每所大為之域既封覆以青莎使如舊墟前塗白堊書其有各氏者庶幾

孫猶來祭享也訖事郡人合辭以請記余曰義之名立其始於不義而後見也此其不義果起於誰乎曰僧人其作俑者是也問層山疊嶂梵宇無數廊廡間率不置神若佛類為土室其入如寶贖然無光斯皆誘愚俗以來殯者也彼棘人者舉其親而即安于彼死者一入古無葬期使其子若孫良心陷溺不復知有天理之正人道之終此有識者之所深恨也原道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近因為令下諸浮圖必使畫改其室以為僧房不啟則鞭其人而俗之籍其田而公之蓋治盜之法治其藏者此法常存則誘者始有所畏死者始有所歸矣是為記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五十六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五十七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喪事部

薄葬 厚葬 送葬 歸葬並附

羣書要語死欲速朽 曲禮仲尼孝子。延陵慈父。其葬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徐誠便於體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丘壠彌高。發掘必速。 漢成紀夫厚葬之家。流于俗。以侈靡為孝。殮死者。戮尸暴骸。可不痛哉。死者無知。自同糞土。豈煩奢葬。使其有知。神不在柩。何用破費。徇後乎。 姚崇傳孔丘亞聖。母墓毀。



而不備梁鴻至賢公亡席卷而空姚崇文

**厚葬**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纁玉匣致藏埋珍寶偶人馬車造起大家閨樹松柏潘夫論含珠鱗注含珠口實鱗施玉匣於死者之體如魚鱗呂氏春秋

**送葬**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左傳

**歸葬**以疾通歲歸祔於槨呂溫集扶護旅櫬以歸韓文

**詩句**埏埴為塗車束薪作芻靈陸機緜妻交橫逐去魂杜牧之

悲風吹雨濕銘旌方雄飛風引簫笳入白集容車催曉發張曲

**古今事實**

**烏為螻蟻**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擲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資送吾葬具豈不備耶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為之殮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為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

**王孫羸葬**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家業累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及吾貞必亡易吾志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示以王孫遺令祁侯曰善

**不待石槨**

不待石槨



漢張釋之為中郎將從文帝至霸陵上居外廁指示慎夫人新  
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夫人鼓瑟上倚瑟而歌意悽愴悲嘆  
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釋之曰  
使其中有可欲雖上石槨又何戚焉帝稱善

素棺速朽

東漢趙咨將終告其故吏朱祗蕭建等曰薄歛素棺藉以黃壤  
欲令速朽且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本傳

遺命薄葬

後漢皇甫規遺命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繡綿卒以  
釘漆為不喜耳幸有前奄朝頌夕下措尸靈牀幅巾而已奢非  
晉人晉文公請隧王不許以臣而請王禮奢也儉非王孫推情

從意度無外名諸子從之

堯典徇葬

後漢周磐娶伯云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槨足以周身斂  
形懸封濯衣幅巾寫堯典一篇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學者以為  
知命焉

鄭大夫冢

杜預遺令言邢山上有冢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墓隧道  
惟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  
羨石不用必取水中自然之石以為冢示不勞工巧而此石不  
入世用也君子尚有情小人無利可動吾自表營洛陽城東首  
陽之南將來域兆儀制取法鄭大夫欲以復自完耳



勿甓勿墳

晉書王祥為睢陵公疾篤遺令曰西中上土自堅真勿甓石勿起墳壠

以書狗葬

梁元帝金樓子曰吾之亡也可以一卷孝經一帙老子陶華陽劍一口以自隨外此珠玉不與銅錫勿藏也田國讓求葬於西門豹側杜元凱求葬於路仲冢邊曹子臧求葬於遵伯玉側梁伯鸞求葬於要離之傍彼四子者異乎吾之意也金蠶無吐絲之實在雞無司晨之用謹毋以血膾管腥為祭也棺槨之造起自軒轅周室有腐姜之飾晉文公請秘棺司馬石槨甚亡謂也悉離儀物

唐書魏證陪葬昭陵妻裴氏曰證平生儉素今以一品禮葬羽儀甚盛非亡者之志悉辭不受竟以布車載柩無文來之飾勿封土立碑

唐司勳致仕李建勳道死戒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為他日開發之標及江南亡諸貴人高大之冢無不發者惟建勳莫知其處

歛以常服

姚崇遺令吾亡歛以常服四時衣各一

美棺葬親 以下係厚葬

孟子自齊葬於魯又於齊止於嬴之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



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非徒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侵膚於人心獨無愧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公孫丑

蜃炭蛤灰

宋文公始厚葬用蜃炭燒蛤為灰以瘞壙

大治冢舍

漢原涉字巨先父為南陽太守死讓還南陽賻贈千萬以卜涉後自以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祿約非孝也迺大治冢舍周閣重樓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人謂其道為京兆阡涉慕之買地開道立表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

古冢珍寶

齊書曰始興王鎰鎮蜀於州園地得古冢珍寶甚多金銀為吞形者數斗又以朱沙為草水銀為池

為盜所發

張侍中者遺言厚葬晏丞相殊遺言薄葬二公俱葬陽翟元祐中同為盜所發侍中壙中金玉犀珠充塞盜不近其棺所得已不勝慰皆列拜而去丞相壙中瓦甍數十盜怒不酬其勞斷棺取金帶亦木也遂以斧碎其骨厚葬免禍薄葬致禍楊王孫之計疎矣聞見錄

送車千乘以下係送葬

劇孟葬毋使自遠方送葬蓋千乘



四方來會

陳蕃嘗武為閣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慨然而歎曰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明年卒四方之士千餘  
人皆來會葬

因夢會葬

范式字巨卿張邵字元伯相與為友元伯寢疾而卒式忽夢元  
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以某時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便  
服朋友之服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葬之  
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有  
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母曰是必巨卿也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  
乃前本傳

乞骸歸葬 以下係歸葬

帝玄成嗣封扶陽侯初父賢葬平陵玄成後徙杜陵病且死因  
使者自白曰不勝父子恩願乞骸骨歸葬父坐上許焉

夢欲歸葬

溫序為護羌校尉為詭譎將所拘伏劍而死主簿從事持尸歸  
殮光武聞而憐之命送葬到洛陽賜城旁為冢長子壽夢序告  
曰久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返舊坐

見夢歸葬 見遷謫明

助歸葬費

柳子厚之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  
槩重然諾與子厚結父子厚竟賴其力墓誌



雜著

羸葬書

楊王孫

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出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又曰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寧有知哉裹以幣帛萬以棺槨交纏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為粘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真室由是言之焉用不

容晉帝堯之葬也窆木為櫃葛藟為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殞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

篤終論

皇甫寔

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故相司馬不知速朽李孫璠璣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為華元不臣漢王孫親土漢書以為賢於秦始皇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不得見也而大為棺槨備存器物無異埋金路隅而畫表於上也吾氣絕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籩篠裹尸擇不毛之地穿坑下尺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齋孝經一卷示不忘孝籩篠之外便以親土若不如是則寃悲沒世長為根鬼



詩話

留待沈彬

沈彬臨終指葬處以示家人穴其所乃一塚未嘗葬入石燈臺  
上有漆燈一盞壙頭有一銅碑鑄篆文詩云佳城今已開雖開  
不葬埋漆燈猶未滅留得沈彬來江南野錄

雜著 以下係歸葬

祭崔使君神柩歸上都文

柳宗元

噓乎崔公之柩噓乎崔公楚之南其土不可以室或塚而類或  
確而萃陰流泄漏濺沒滄溢碩鼠大蟻傍穿側出虧踈脆薄久  
乃自窒不如君之鄉式堅且密噓乎崔公楚之南其鬼不可與  
友蹠矣佻險耽肆敗苟縱賊暗習輕賢妄是不思已類好是群

醜不如君之鄉式和且偶日月其良子姓甚勤具是舟輿登君  
之神去爾夷方返爾故鄣奔奔其歸且樂且忻君死而還我生  
而留求矣殊世曷從之游酌觴于座與滄俱流

律詩

聞故相房公靈輓自岡州啓殯歸葬東都

杜甫

遠聞房太守歸葬陸渾山一德興王後孤魂久客間孔明多故  
事安石竟崇班他日嘉陵決仍霑楚水還

哭嚴僕射歸觀

杜甫

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老親知宿昔部曲異平生風送蛟龍  
雨天長驪駟管一哀三畝暮遺後見君清

詩話

卷之五十一

杜甫



送盧平四護南尚書觀歸上都

杜甫

素幙渡江遠朱幡登陸微悲鳴駟馬顧失涕萬人揮參佐哭辭  
畢門闌誰送歸清霜洞庭菊故就別時飛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五十八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喪事部

墓

吉地 凶地 省祭  
旌祀先賢墓並附

羣書要語天子墳高二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  
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白虎通朋友之墓  
有宿草而不哭焉曲禮適墓不登壙曲禮適墓不歌同上墟墓  
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檀弓蓋冢中之門西京雜記墓  
門前開道建石柱以為梁乃謂之神道後漢中山王傳螻蟻卜



鄰鳥為食李商隱表陰堂是夜古木非春楊盈川傳牛崗得

飛馬鬣將封柳集青鳥升白馬臨筮晏類要摘果人迷侵林

獸死蘇公集介士迭葬即封征虜之墳置于八朝當祭度遠之

墓蘇集式墓表文終之德象山昭去病之勲郭子儀贈官詔林

元凱以入朝之次自表洛城之東温太真以受命之勲宜陪建

陵之北楊炯明豫州碑券臺墓前拜壇程集

詩句荒郊踈古木寒隊積空麥駱賓王千秋掩夜臺同上佳城

無白日同上惟餘松柏壠朝夕起寒煙張說之墳荒草已陳墓

濕土猶新白集夜寒月照青楓樹楊衡

古今事實

狐死首丘

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及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首丘仁也

坎不至泉

延陵季子長子死葬于贏博之間其坎深不至於泉既葬而封廣輪掄坎其高可隱也既封且號者二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

掛劍於墓

季札將過徐徐君欲季子所佩劍口不言而色欲之季子以有上國之事未獻心已許之季子還而徐徐君死矣遂掛劍於墓樹

合葬於防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父鄒未染紼殞于五父之衢問於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仁也東西南



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

檀弓

孔墓不生荆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注云冢塋百畝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孔子世家孔子當泗水而葬水為之却流下不衝其墓晏類要

宰上木拱

秦伯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公羊傳三十二年宰冢也拱可以手對抱

樹墓檀

子胥賜屬鏤死將死曰樹吾墓檀檀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吳

始弱矣

左哀公十一

九原可作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又晉獻文子成室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謂晉卿大夫之墓在九原京當作原檀弓

樵牧躑躅

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切恐千秋萬歲外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愴悽曰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孟嘗喟然嘆息淚下承睫相譚新論

預知其墓



秦樗里子疾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自百歲後當有天子之宮  
於我墓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直其墓秦人  
諺曰方則任鄙智則樗里史

反間發墓

田單行反間令燕人剽所得齊卒又掘城外塚墓即墨人望見  
皆涕泣奴首十倍田單因而用之史

營高燥地

韓信葬母行營高燥地令旁可置萬家者本傳

下馬過墳

膠西相董仲舒墳在長安人為致敬過者必下馬名下馬陵後  
人語訛為蝦蟆陵非是西京雜記

弟子負土

楊子卒葬安陵坡上栢君山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文冢家  
譜

象祁連山

霍去病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益封五千四百戶及薨上悼之  
為冢象祁連山

佳城鬱鬱

漢滕公夏侯嬰死送葬至東都門外駟馬不行蹄地悲鳴即掘  
馬蹄下得石擲其銘云佳城鬱鬱二千年見白日于嗟滕公居  
此室乃葬斯地謂之馬冢博物志

過家上塚



後漢彭參傳有詔過家上塚

布囊負土

范訓母亡以布囊盛土負以成墳謝承後漢書

郭璞相地

郭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為言璞曰當即為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百里皆為桑田璞嘗為人葬明帝徵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耶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

鹿觸墓松

晉許孜親歿負土成墳植松柏五六里時有鹿觸其松栽孜悲

嘆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為猛獸所殺置所我松下

淚着樹枯

晉王裒父儀為司馬文王所殺裒嘗至墓下拜跪悲號涕淚着樹樹為之枯

郡守致敬

徐孺子墓在郡南白社牧守徐興於墓隧種松太子謝景立碑太守夏侯嵩於碑邊立思賢亭豫章記

古冢得竹書

晉太康二年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墓或云安釐王家得竹書數十車其中與經傳大異者云夏年多殷益于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



幽王既亡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一相共和也初魯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策東晉傳

買墓前田

宋郭原平父母墳前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農月耕者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乃貨家資買此田二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

發墓而葬

晉世王公貴人多葬梅嶺及叔陵所生母彭氏卒啓求梅嶺發故太傅謝安舊墓棄去安柩以葬其母陳始興王叔陵傳

發墓斬臂

王玄謨從弟玄象位下邳太守好發家墓時人聞塋內有小家

或告玄象墓上見一女子近視則亡便命發之有二棺上有金蠶銅人以百數一女子可二十資質若生卧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資財相奉幸勿見害女臂有玉釧斬臂取之於是女復死宋書

芻牧不禁

柳子厚謫永州與許孟容書曰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

盜發父墓

唐郭子儀為魚朝恩所忌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來朝中外懼有變入見代宗帝號泣曰臣父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令發先臣墓此天譴非人力也



諫發大臣墓

章蔡同肆羅織遷謫元祐諸人蔡率章以奏乞發司馬光墓門下侍郎許將獨無言蔡等退哲宗留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哲宗曰朕與卿同乃不從邵伯温辨証

免發直臣墓

石介作聖德頌孫復曰子之禍自此始矣未幾介病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温謀反或言直温嘗從介學於是夏英公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以驗實是時呂居簡為轉運使謂中使曰萬一屍在即是朝廷無故剖人墳墓何以示後世耶遂令介親屬及門人姜潛以下各結狀保證中使持以入奏仁宗亦悟疎之姦有旨赦介妻子還鄉東

朝錄

牛眠得葬地 以下係吉地

晉周訪微時與陶侃結友侃丁艱家中忽失牛遇一老父曰前崗見一牛眠山傍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母以所指別山與訪之父葬焉訪果為刺史著補于益自訪二世為益州

書生示葬地

袁安父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一書生問安何之為言其故生廼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三公須臾不見安異之遂葬於其所占之地後登司徒子孫昌盛四世五公 幽明錄

出折臂三公



晉羊祜傳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鑿之相者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無嗣祜遂墮焉折臂位至三公而無子

僧指示葬地

李大尉在中書舒元興自待御史辭歸東都遷奉大尉言近有僧自東來云有一地葬之必至極位何妨取此元興辭以家貧不辦遂歸別查葬地他日僧又經過復謁大尉曰前時域已有用之者詢之乃元興也元興自戶部侍郎平章事感定錄

不利長子以下係凶地

梁昭明太子葬其母丁貴嬪遣人求墓地之吉者葬畢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若厭之或可申延高祖紀

害兄福弟

唐温大雅敗葬祖父卜人占其地曰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家弟永康我將含笑入地歲餘果卒

黃撥沙

閩越黃撥沙善視墓畫地為圖即知林外故號撥沙發人有世患左目者問之曰祖墳有木根傷管葬者之目必發墓以去之既發有根貫其左目出之而愈后山談叢

訟斫墳林

熙寧初有人知河中府薛少卿為盜斫墳坐松櫬少卿投牒乃判其狀曰周文王之苑囿尚得菊蕪薛少卿之墳坐乃禁樵

泊宅編



禮記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一

反國展墓以下係省祭 又見寒食門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夫國則哭于墓而

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檀弓展省視也

以卮腊禱 盧越之東有扁鵲冢元魏時針藥之士常以卮腊禱之所謂盧

扁酉陽雜俎

吏民常祀 皇覽曰延陵季子冢在毗陵縣暨陽鄉至太史更民皆祀事史記

吳世家

負笈酸墓 徐穉傳黃瓊辟不就及瓊薨穉負笈徒步二十里酸黃瓊墓致

其哀傷高士傳

酌園內冢

梁何默隱居園內有卞忠貞冢默植花卉於側每飲必酌之

封比于墓以下係旌祀前賢墓

武王封比于墓今在湯陰縣之北有墓由廟祀至今

孔林禁樵採

唐太祖如曲阜謁孔子祠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

遂弭之本紀 又拜孔子墓禁孔林樵採

因兵禁樵採 顏燭曰昔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壠五十步樵採罪死不

赦戰國策

東坡全集

卷之五十一

九



祭信陵墓

高祖微時數聞魏公子信陵君無忌賢及即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及擊鯨布還為公子置五家世守家歲以四時奉祀公子信陵君傳

祀益民者

漢宣詔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都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

遣使祠墓

漢明帝西巡狩幸長安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帝謁陵園過式其墓唐太宗幸洛陽宮祭漢文帝親講武於鄭之郊遣使祭鄭大夫國僑漢太丘長陳寔墓

祠蕭曹墓

後漢和帝幸長陵祀高祖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有傳世不絕之義曹相國後容成侯無嗣朕望長陵東門見一臣之壙每有感焉可遣使者以中牢祠

遣掾脩墓

魏太祖北征邲城過涿郡令密守太守曰故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敬遣丞掾脩墳墓并致薄饌以彰厥德祭以少牢

訪求先賢墓

唐太宗正觀七年狩于少陵詔以少牢祭杜如晦杜淹墓朱文公守南康訪屯田劉公凝之墓為立門墻以限樵牧



古今文集

雜著

葬論

司馬君實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齋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上宅上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亦無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壠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干支，以為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

棄夫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嘆哉！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為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為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行者見而殮之耶！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皆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宦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命，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為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耶！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於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



吾兄伯康無知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諸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為葬師為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來他師張師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已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位吾年六十六亦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二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歛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他故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眾為世患於喪家尤甚頃為諫官嘗奏乞禁天下喪書當

時執政莫以為意公著茲論庶俾後世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死書之不足信視吾家元豐七年月日司馬光述

葬說

程正叔

上其宅兆上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擁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美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惠者不得不謹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



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一本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  
 窰五患既謹則又鑿地必四五尺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  
 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畧也若失精畫則又  
 在審思慮矣其火葬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矣至於年  
 祀寢遠曾高不辨亦在畫誠各具棺槨葬之不須假夢寐若龜  
 而決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  
 右相對而啓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殉穴葬  
 之

思亭記

陳無已

甄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而家益貧更數  
 十歲不克葬乞資邑里葬其父母昆弟凡幾喪邑人憐之多助

之者既葬益樹以木作室其傍而問名於余余以謂目之所視  
 而思從之視于戈則思闕視刀鋸則思懼視廟社則思敬視第  
 宅則思安夫人存好惡喜懼之心物至而思固其理也今夫升  
 高以望松梓下在隴而行墟墓之間棘荆莽然狐兔之迹交道  
 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親者人所不忘也而君子  
 謹之故為墓於郊而封溝之為廟於家而嘗禘之為哀為思而  
 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雖然自親而下至於服盡服  
 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于忘之者遠故也  
 此亭之所以作也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其有忘乎因其親以  
 廣其思其有不興乎君曰博哉子之言也吾其庶乎曰未也賢  
 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木思以為材視其榛棘思以為薪登



其丘墓思發其所藏者乎於是遽然流涕以泣曰未也吾爲子記之使君之子孫誦斯文者視其美以爲勸視其惡以爲戒其可免乎君攬涕而謝曰免矣遂爲之記

春甫亭記

楊廷秀

宣溪王邦義既葬其父主簿公於某山作亭於前春秋率子弟展省竣事則休焉誘其友蕭如埴問名於予且記焉予命之以春甫之亭而告之曰吾聞之春甫潤木自葉流根物以本滋苗亦以苗滋本今則不然本乎責者不加約苗乎責者不加周富貴利達之得未始尤其躬富貴利達之不得未始不尤其先不惟尤之也以其先及其山以其山及其骨曰某丘某水莫之利也於是二墓有二易者焉有再易者焉有三四易者焉有五

易者焉一易可以已矣顛陽之巫曰茲丘不告身之似也九品之官焉得出於而家宜陽之巫曰茲丘不賜墩之似也一品之官焉得出於而家是數巫者探吾家子孫之心而艷諸利其孰從而破之其勢不五六易不厭也不惟民也惟土亦然抑不思告身也賜墩也之二物堯舜三代之時有乎爾無有乎爾之一丘堯舜三代之時有乎爾無有乎爾其有也將先物而後立乎將先立而後物乎成周之有官君子其先之葬也皆觀夫所謂告身之丘乎臯夔稷契其先之葬也皆觀夫所謂賜墩之丘乎物與立之有無古之事不足校也墓與骨之震動暴露今之人足愴不足愴也王氏子孫皆劬於學而好脩自棄之澤是在王氏子孫乎是在簿公之墓乎願以此記焉年月日某記



與李侍講書

楊廷秀

景純葬書東漢以前無有也老先生豈亦微信其奇怪乎景純忠義以死大節固卓然也然豈不前知其故而逆善其死人之窀穸乎已既無驗於人何有其平生最不信此因閑及之一笑王深父貽書於歐公畢仲游泚記於坡老可試取而一閱否

古詩

古樂府

驅車上東門遥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秋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純與素

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移為田松柏摧為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遠故里間欲歸道無因

繡幕圍春風耳飾朱絲桐不知理何事淺立經營中護惜加第漢時語今禱也隄防托守宮今日牛羊上石墻當時近前面

悲行路孤墳

何遜

行路一孤墳路成墳已毀空疑年歲積不知陵谷徙幾經秋葉飛驟見春流瀾金蠶不可織玉樹何曾榮陌上驅馳人笑語自侈靡今日非明且可憐詎隣此

適忠

顏 胄英華



昔歲不我與，颯然涼風生。繁華掃地歇，蟋蟀充堂鳴。感物增憂思，奮衣出遊行。行值古墓林，白骨下縱橫。田豎鞭髑髏，村童掃精靈。精靈無奈何，像設安所營。石人徒瞑目，表柱燒無聲。試讀碑上文，乃是昔時英。位極君詔葬，勳高盟忠貞。寵終禁樵採，立嗣修墳茔。運否前政缺，群盜多蚊虻。即此仁壠壤，鐵心為雲纒。當其崇樹日，豈意侵辱并。冥漠生變故，淒涼結幽明。悲端豈自我，外物紛相索。所適非所見，前登江上城。倚樓臨綠水，一望解傷情。

北邙山

張籍

洛陽北門北邙道，喪車麟麟入秋草。車前齊唱薤露歌，高墳新起白。我我朝朝暮暮人，送葬洛陽城中人。更多千金立碑高百

尺終作誰家柱，下石隴頭松柏半無主。地下白骨多於土，寒食家家送紙錢。鴟鵂作巢街上樹，人居朝市未解愁。請君暫向北邙遊。

北邙行

王建

北邙山頭少閑土，盡是洛陽人舊墓。舊墓人家欲葬多，堆着黃金無置處。天涯悠悠葬日促，岡坡崎嶇不停轂。高張素幘繞銘旌，和唱挽歌山下宿。洛陽城北復城東，魂車祖馬長相逢。車轍廣若長安路，高草少於松柏樹。山頭洞底石漸稀，盡向墳前作羊虎。誰家石碑文字滅，後人重取書年月。朝朝車馬送葬回，還起大宅與高堂。

君不見

薛逢 英華



君不見馬侍中。氣吞河朔稱英雄。君不見常太尉。二十年前鎮蜀地。一朝真漢歸泉下。功業聲名兩憔悴。奉誠園裏高棘生長。興街南沙路平。當時帶礪在何處。今日子孫無地耕。或聞羈旅。其常調薄尉。文參名天表。清明修辨專使來。一把紙錢風樹抄。碑文半缺。碑堂摧。祁連塚象孤兔開。野花似雪落何處。棠梨樹下香風來。馬侍中常太尉。盛去衰來片時事。人生倏忽一夢中。何必深深固權位。

古墳

司馬君實

茫茫野田平。極目歷歷古墳如。厦屋碑版無。又荆棘深。石獸沉淪。松柏禿。問人雖不知姓名。昔皆高官仍厚祿。子孫流落何所之。凶吉當年非不卜。我來正值寒食天。祭膳不設無人哭。

出城送客過故人東平侯趙景珍墓 黃魯直

朱顏苦留不肯住。白髮政爾欺得人。嬋娟去作誰家妾。意氣都成一聚塵。今日牛羊上石壠。當時近前丞相嗔。花開鳥啼荆棘裏。誰與平章作好春。

律詩

行經古墓

陰鏗

偃松將古墓。年代理當深。表柱應堪爛。碑書欲有金。迥墳由路毀。荒隧受田侵。霏霏野霧合。昏昏隴日沉。懸劍今何在。風自揚。長江縣經賈島墓 鄭谷

水繞荒墳縣路斜。耕人逐我久咨嗟。重來無恐無尋處。日落風吹鼓子花。



宮人斜

竇鞏

離宮路遠北原斜。生死恩深不到家。雲雨合歸何處去。黃鸝飛上野棠花。

宮人斜

陸龜蒙

草樹愁煙似不春。晚鴉哀怨問行人。須知一種埋香骨。猶勝昭君作虜塵。

詩話

墓鬼磨詩

鄭文謁友人於陳蔡路途偶逢一冢有竹二竿。鄭為詩曰冢上兩竿竹。風吹常裊裊。冢中人磨之曰。下有百年人。長眠不知睡。

五十八卷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五十九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喪事部

挽章

羣書要語 紉謳所生必自斥苦 莊子 使歌虞殯 注 送喪歌 左傳

挽歌者喪家之樂 執紼者相和之聲 搜神記

詩句 九泉如可作 千載與誰歸 駱賓王 無由接神理 揮涕問青

松 張說 舊室容衣奠 新茔拱樹栽 張九齡 路衢唯見哭 城市不

聞歌 杜甫 戚戚故交淚 幽幽長夜泉 孟東野 大夜不復曉 古松



長閉門孟郊相知成白首此別問黃泉白集故衣猶架上殘藥

尚頭邊白集多才非福祿薄命是聰明不得人間壽還留身後

名白集傳呼猶在耳會哭已填門王荆公共疑天上召更欲水

邊招歐集地要黃金骨天成白玉樓后山藏舟移夜壑華屋落

泉臺山谷四府舊聞多故吏幾人垂淚拜碑前劉賓客耆老于

今幾人在為君無憾為時悲坡集欲寫此哀終不盡但令千載

少知君王荆公東第祗今空畫像當時於此識風標王荆公

古今事實

挽歌之始

漢高帝時田橫死吏不敢哭但隨柩叙哀後代相承以為挽歌  
通典今有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于尸鄉自斃奉首從者挽至

宮不敢哭故為此歌以寄哀情譙周法訓漢武時李延年分為

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亦曰挽歌事物紀原

搖鈴自歌

武陵王晞未敗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搖大鈴使左右倡和續

陽秋

道上行殯

晉袁山松少有才名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踈質山松好  
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奏每因酣醉繼歌之聽者流涕初羊曇  
善唱樂相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謂之二絕時張湛  
好於齋前種松栢而山松出遊好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  
松道上行殯裴啓語林



古今文集

雜著

非始於田橫

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為樂喪也有不可乎譙子對曰四海過客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閔云蓋高帝召齊橫至於尸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為也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引柩人銜枚豈樂哀者耶按莊子曰縛謳以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縛引柩索也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縛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更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

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然譙氏引禮文頗有明據故並存以俟通博

古詩

挽歌二章

田橫門人

雄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

右雄露

蒿里誰家地聚歛精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于寶搜神記

右蒿里

擬挽歌辭

陶潛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今日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又

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嘗。敬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一朝出門去，歸來夜未央。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聲，高墳正崔嵬。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幽室一以閑，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挽歌詩

繆熙伯

生時遊國都，死沒棄中野。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形容稍歇滅，齒髮行當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

挽歌詩

陸士衡

卜擇考休貞，嘉命咸在茲。夙駕驚徒御，結轡頓重基。龍旒被廣柳，前驅矯輕旗。殯宮何嘈囂，哀響沸中闈。中闈且勿謹，聽我薤露詩。死生各異倫，祖載當有時。含爵兩楹位，啓殯進靈輜。飲餞觴莫舉，出宿歸無期。惟社曠遺影，棟宇與子辭。周親咸奔湊，朋友自遠來。翼翼飛輕軒，駸駸策素騏。按轡遵長薄，送子長夜臺。嗚呼子不聞，泣子子不知。歎息重裨側，念我疇昔時。三秋猶足



收萬世安可思。殉沒身易忘。故子非所能。含言言哽咽。揮涕涕流離。

重阜何崔嵬。玄廬竄其間。旁礪立四極。穹窿放蒼天。側聽陰溝。涌臥觀天井。懸廣霄何寥廓。大暮安可畏。人往有反歲。我行無歸年。昔居四民宅。今託萬鬼鄰。昔為七尺軀。今成灰與塵。金玉素所佩。鴻毛今不振。豐肌饗螻蟻。妍骸永夷泯。壽堂延螭魅。虛無自相負。螻蟻爾何怨。螭魅我何親。拊心痛荼毒。求嘆莫為陳。

挽歌詞

趙微明

寒日高上明。淒淒郭東路。素車誰家子。丹旆引將去。原下荆棘叢叢邊。有新墓。人間痛傷別。此是長別處。曠野何蕭條。青松白楊樹。

律詩

裴大夫挽歌

駱賓王

蒿里誰家地。松門何代丘。百年三萬日。一別幾千秋。返照寒無影。窮泉凍不流。居然同物化。何處欲藏舟。

哭孟郊

賈島

身死聲名在多。應萬古傳。寡妻無子息。破宅帶林泉。塚近登山道。詩隨過海船。故人相吊後。斜日正寒天。

哭柏巖和尚

賈島

苔覆石牀新。吾師占幾春。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塔院關松雪。房門鎖隙塵。自嫌雙淚下。不是解工人。

司馬溫公挽詩

蘇子由



白髮三朝舊青山一布衾封章晉帝所德澤在人心未起謳吟  
切來歸顧託深楊公不久住天意定難忱  
決策傳賢際危言變法初紛紛看往事一一驗遺書富貴終何  
有清貧只自如西州不忍過行哭便回車

自作挽詞

秦觀

嬰嬰徙荒域茹哀與世辭官來錄我夢吏來驗我屍藤束木皮  
棺藁葬路傍陂孤魂不敢歸惴惴猶茲家鄉在萬里妻子天  
一涯弱孤未堪事歸骨定何時昔忝柱下史通籍黃金閨一朝  
奇禍發飄流至于斯脩塗縲山海未免從閻維荼毒復荼毒彼  
蒼馬得知秋晚瘴江急鳥獸鳴聲悲殯官生蒼蘚紙錢掛枯枝  
濛濛寒雨零慘慘陰風吹無人致薄奠誰與飯黃緇更無挽歌

者但有挽歌詞

東坡云歲在庚辰六月二十五日予與秦少游相別於無  
康意色自若與平日不少異但自作挽詞一篇人或恠之  
予以謂少游齊生死物我戲出此語其言過矣此言惟  
淵明可以當之少游因遷謫而作此詞豈真若是乎

樂壽縣君呂氏挽詞

黃魯直

歸裝衣楚楚泉世印纍纍來作箕帚婦不忘蘋藻詩居然成萬  
古何翅謁三醫列子曰李梁得疾其子謁三醫一曰躡氏二曰  
俞氏三曰盧氏騎省還秋直霜侵髮脚衰  
剪髮賓延盛齊眉婦禮閑謂宜俱白髮忽去作青山大喪驚蝴蝶  
蝶何時識佩鬢哀歌行欲絕丹旄雨班班



哭孟寂同年

張籍

曲江院裏題名處。十九人中最少年。今日春光君不見。杏花零落寺門前。

哭孟東野

賈島

蘭無香氣鶴無聲。哭盡秋天月不明。自從東野先生死。側近雲山得散行。

哭貝蒨

杜荀鶴

交朋來哭我來歌。喜傍山家葬薜蘿。四海十年人殺盡。似君埋少不埋多。

哭京兆麗

張祐

楊子津頭昔共迷。一為京兆隔雲泥。故人昨日同時吊。舊馬今

朝別處嘶。向壁愁眉無復畫。扶床稚齒已能啼。也知世路多堪嘆。誰信莊周論物齊。

哭劉尚書愛得

白居易

四海齊名白與劉。百年交分兩綢繆。同貧同病追閑日。一死一生臨老頭。盃酒英雄君與操。文章微婉我知丘。賢豪雖歿精靈在。應共微之地下遊。

又

今日哭君吾道孤。寢門疾滿白髭鬚。不知箭折弓何用。兼恐唇亡齒亦枯。貧窮泉埋寶玉。駸駸落景掛桑榆。夜臺暮齒期非遠。但問前頭相見無。

哭喻鳧

方干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五十一  
日夜役神多損壽先生下世未中年撰碑縱託登龍伴營奠應  
支賣鶴錢孤壠陰風吹細草空窸濕氣漬殘篇人間別更無他  
事此事誰能與問天

韓忠獻挽詞

王介甫

心期自與衆人殊骨相知非淺丈夫獨幹斗杓環帝座親扶日  
轂上天衢鋤耨萬里山無盜袞綉三朝國有儒爽氣忽隨秋綻  
盡謾憑陳迹在龜趺

又

兩朝身與國安危典策哀榮此一時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頽果  
見哲人萎英姿爽氣歸圖畫茂德元勳在鼎彝幕府少年今白  
髮傷心無路送靈輜

五十九卷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六十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喪事部

墓銘

墓碑

行狀附

羣書要語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銘者論  
著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於天下祭統前輩云  
銘婦人墓當詳於家世議論取法於韓退之退之所作蓋出於  
頌人之詩觀其銘元積妻高夫人墓可見矣

墓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因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槨



前後四角柱之穿中為轆轤下棺以絳天子四碑諸侯士二士  
無粗楹者言僭諸侯也斷之形如大楹耳四桓謂之桓楹檀弓  
唐葬令五品以上螭首龜趺降五品為碣方跌圓首其高四尺  
柳文實銘幽龕燕公集勒美於隧同上立碑穿隧以彰盛美楊  
集以志行官業書于鹿性之碑白居易作李公家廟碑乃作石  
表碣柳文琢石書德用圖不朽同上

古今事實

孔子題墓

昔季札葬孔子題其墓曰嗚呼延陵季子之墓●右吳季子墓  
銘自前世相傳以為孔子所書據張從紳記云舊石堙滅開元  
中玄宗命殷仲容模搨其書以傳然則開元之前已有本矣至

大曆中蕭定又刊于石則轉相傳損失其真遠矣按孔子平生  
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而不逾楚推其歲月  
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諸字特大非古簡牘所  
容第以其名傳之久不可遂廢故錄之以俟博識君子集古錄

石槨有銘

衛靈公死卜葬沙丘掘數仞得石槨洗視之有銘焉莊子

黃絹幼婦

後漢楊脩字德祖太尉震之元孫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  
簿語林曰脩至江南讀曹娥碑碑背上有八字曰黃絹幼婦外  
孫壘曰操不解問脩曰卿知否脩曰知之操曰且勿言待朕思  
之行二十里乃得之令脩解曰黃絹色絲絕字幼婦少女妙字



外孫女子好字，或曰受辛，舜字操曰：一如朕意。俗云：有智無智，較三十里。

作碑無愧色

蔡邕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色。唯郭有道碑無愧色耳。

立石刻名

趙岐曰：吾死後立一圓石於墓側，刻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本傳

必求孫綽文

溫邾王庾諸公之薨，必須孫綽為碑文，然後刊石焉。

自為墓誌

傅奕嘗醉卧，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為墓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之人也。因酒醉死，嗚呼哀哉。

妄認古冢

後周熊安生，學為儒宗。在山東時，或誑之曰：其村古冢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安生七十三世，舊有碑為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刺史鄭謹判曰：七十三世乃是義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安生猶率族人向塚而哭。

碑特鎮石

隋秦王俊薨，王府僚佐請立碑。文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

誌文長短



韓文子變萬化無心變歐陽有心變杜祁公墓誌一件未了又說一件韓董晉行狀尚稍長權德輿作宰相神道碑只一板許歐蘇便長了朱語錄

必求韓記

張季友曰藏而不得韓君記猶不葬也韓愈張府君銘

必求柳書

柳公權善書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為不孝外夷人頁皆別署貨目曰此購柳書唐書

篇篇不同

韓退之作墓誌最多篇篇各有體制未嘗相襲送齋文訣

子弟不能通知

韓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與巡俱守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一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土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韓文

崔氏能任

史孝章妻博陵崔氏僕射之喪自沒竟至葬當門戶備祭祀建碑表皆崔氏之能且命其家老具事功來乞辭劉禹錫文

女奴請銘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氏也妾夫嘗語妾云吾嘗獲私於夫子恐死遂泯敢以稚兒沐兒見先



生賜之銘 韓文張法曹碑

萬縑乞銘

唐高貴之裴均子嘗持萬縑請貫之撰先銘貫之曰吾寧餓死豈能為是哉

御筆題碑額

唐張說嘗自為其父碑玄宗書其額曰嗚呼積善之墓

諛墓得金

劉又持韓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 又傳

遺誠求誌

崔玄亮晦叔遺誠云吾玉聲琴留別樂天請為墓誌

四絕

元魯山墓有碑唐建中立李華文顏真卿書李陽冰篆額時人謂之四絕

心織筆耕

王勃所至請託為文金帛豐積人謂之心織筆耕

筆生張說

姚崇張說同位宰相崇病戒諸子曰張相與吾曩隙甚深然其人稍奢侈吾歿後同僚當來弔汝盛陳服玩寶器於帳前若張不顧舉族危矣彼若富自當致此玩以神道碑請得其文即時錄進仍先龍石使速鐫刻張料事遲我數日後必追悔姚沒張果至目其服玩者數四諸子悉依教戒碑文時說極筆曰八柱



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存後數日果取其本欲  
重刪改諸子引使者視之碑已攻畢說悔恨曰死姚崇猶生  
張說明皇雜錄

義不食言

富韓公之薨也訃聞神宗對輔臣甚悼惜之曰富某平生強項  
死矣誌其墓亦必一強項人也卿等試揣之已而自曰方今強  
項者莫如韓維必維爲之矣時持國方知汝州而其弟玉汝丞  
相以同知樞密院預奏事具聞此語汗流浹背於是亟遣介走  
報持國於汝州曰雖其家以是相囑謹勿許之不然且獲罪先  
是書未到富果以墓誌事囑持國既諾之矣乃復書曰吾平生  
受富公厚恩嘗恨未有以報今其家見託義無以辭且業已許

之不可食言雖因此獲罪所甘心也卒爲之初持國年幾四十  
猶未出仕會富公鎮并州以帥幕辟之遂起其相知如此却掃  
編

更相爲傳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  
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古足以榮辱天下二公益相得歡甚  
皆自以爲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  
敢優劣之者一公既約更相爲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  
爲景仁傳其畧曰君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  
墓誌

不顧時忌



神宗即位擢呂誨知諫院。一日早朝，獻可待對於崇政殿。司馬溫公爲翰林學士，侍讀邇英閣，亦趨贊善堂待召。相遇朝路，並行而北。溫公急問曰：「今日請對何所？」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曰：「王不甫素有學行，奈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安石好執偏見，輕信奸回，置之宰輔，天下必受其禍。」安石變祖宗舊法，天下騷然。溫公退居於洛，每慨然曰：「呂獻可之先見，吾不及也。」獻可病，溫公康節日就，卧內問疾，獻可所言皆國家之事，未嘗一語及其私。一日手書託溫公以墓誌，溫公亟省之，已瞑目矣。溫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囑乎？」獻可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故溫公誌其墓，論獻可爲中丞時有侍臣棄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才。天子引參天政，獻可抗章條其過失，自誤。

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誌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仲通自請書石。旣見其文，仲通復遲回不敢書。時安石在相位也。仲通之子安世曰：「成吾父之美，可乎？」代書之。仲通又陰祝獻可諸子勿篡本，恐非三家之福。時用小人蔡天申爲京西察訪置司，西都天申厚賂鑄工，得書以獻安石。天申初欲中溫公，安石得之，掛壁間，謂其門下士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聞見錄。

不懷舊怨

歐陽公初以希文事得罪於呂相，坐黨人遠貶。三峽流落累年，比呂公罷相，公始被進擢。及後爲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時，呂公擢用希文，盛稱公之賢能，釋私憾而共戮力於國家。希文子純仁大以爲不然，刻石則輒削去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



仇公嘆曰我亦得罪於呂丞相者惟其高公取信于後世也吾嘗聞范公自言平生無怨惡於人兼與呂公解仇書見在范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人而其子不使解讎於地下父子之性相遠如此遺事范文正為開封府作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為超遷某為左遷如是而為公如是而為私意頗在丞相呂夷簡夷簡不樂由是落職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後呂公再入元昊方犯邊乃以范為經略西事公亦樂為之用嘗奏詔呂公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其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為范公神道碑有驩然相忘得戮力平賊之語公之子堯夫不以為然乃刊去之歐公聞之甚不樂也范公平日曾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既為呂公而出豈復更有匪

怨之意况公嘗自謂平生無怨惡於人此言尤可驗忠實固是賢者其規模廣狹與迺翁不能無間朱語錄

不喜真評

歐陽公作尹師魯銘文不深辨其獲罪之寃但稱其為文章簡而有法或以為不盡公怒至論書他人深數責之曰簡而有法惟春秋可當之脩於師魯之文不薄矣又述其學曰通知今古此語若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聞見錄

文不可改

王荆公為錢公輔銘母夫人蔣氏墓不稱公輔甲科但云子官于朝豐顯矣里巷之士以為太君榮後云孫七人皆幼不書其



名公輔意不滿以書言之公復書曰比蒙以銘文見囑輒爲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爲之如得甲科人爲通判何足爲夫人之榮哉故銘以謂聞巷之士以爲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榮辱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一孫者乎同上

不受潤筆

范文正公爲人作銘文未嘗受遺後作范忠獻銘其子欲以金帛謝拒之乃獻以所蓄書畫公悉不收獨置道德經而還書戒之曰此先君所藏世之所寶神淹竊爲宗家惜之毋爲人得也

獨銘五人

東坡祭張文定公云載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以文集考之凡七篇若富弼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并張公坡所自作此外趙康靖滕元發一誌及代張公者故不列於五人之數眉州小集有元祐中奏藁云臣近準勅差撰故同知樞密院事趙瞻神道碑并書者臣平生不爲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只因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爲光曾與臣亡母撰埋銘又爲范鎮撰墓誌蓋爲鎮與先臣某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可固辭然終非本志况臣老疾廢學文詞鄙陋不稱小子所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觀此一奏可印公心而抗本奏議十五卷中不載容齋隨筆



因發已意

坡公作温公神道碑叙事其復其作富公碑甚詳温公是他已為行狀若富公則異是富公在朝不甚喜坡公其子翁求為此文恐未必得而坡銳然許之自今觀之盖坡公欲得此題目以發明已意耳其首論富公使富翁若然哉盖坡公因熙寧元豐間用得兵來狼狽故假此說以發明其議論耳朱語錄

翁狀兄行

程伊川先生文集序云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以能形容其德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盖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此文可也子端中作序得金以贖

梅聖俞堯臣與劉公敞親具信既卒其家不能自存公哀之未以助也聖俞嘗欲書程丞相神道碑病不果劉公為成之程氏喜銅白金五百兩公發封書以贖梅氏

古今文集

雜著

石誌不出禮

齊太子穆妃將葬議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顏延之為王彌作墓誌以其素族無銘誅故也遂相祖青魏侍中縵製埋文父母墓下將以千載之後陵谷遷變欲後人聞知但記姓名歷官祖父姻婭而已若有德業則為銘文王戎墓銘有數百字然則魏晉以來有墓誌也漢杜子夏臨終作文命刊石埋墳



前厥後墓誌恐因此始事始

碑本墟墓用

古碑皆有圓孔蓋碑者悲也本墟墓間者每墓有四初葬穿繩於孔以下棺乃古懸棺之禮禮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相楹因紀其德遂有碑表後世德政碑亦設圓孔不知根本甚矣尚書故實

行狀出於門生

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惡則眾人無由知也故舊例皆訪問於人又取行狀以為據今之作行狀者非其門生即其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或言盛德大業遠而愈光或言直道正言歿而不朽曾不得直叙其事而行狀不足以取信於

請作行狀者但指事說實直載其詞則善惡功迹皆足以自見矣李翱百官行狀奏

文字潤筆

作文受謝自晉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傳邕不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鉅萬時議以為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故杜詩云干謁滿其門碑版昭四裔豐屋珊瑚鈎麒麟織成蜀紫騮隨劍几義取無虛歲又有送斛六判官詩云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蓋笑之也韓愈撰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弘弘寄絹五百匹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馬并白玉帶劉又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設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



爲壽愈不能止劉禹錫於愈文云公萬侯碑志隨表阡一字之  
價輦金如山皇甫湜爲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以車馬繒絲甚  
厚湜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二練何遇我薄耶度笑酬以絹九千  
匹穆宗詔蕭俛撰成德王士真碑俛辭曰王承宗事無可書又  
撰進之後例得貶遺若黽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文  
宗時長安中爭爲碑誌若市買然大官卒其門如市至有喧競  
爭致不由喪家裴均之子持萬練詣常貴之求銘貴之曰吾寧  
餓死豈忍爲此哉白居易脩香山寺記曰予與元微之定交於  
生死之間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既而元氏之老狀其藏獲  
輿馬綾帛泊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爲謝文之贊予念  
平生分贊不當納往反再三訖不得已回施茲寺比此利益功

德應歸微之柳玘善書自御史大夫貶瀘州刺史東川節度使  
顧彥暉請書德政碑玘曰若以潤筆爲贈即不敢從命至宋此  
風猶存唯蘇坡公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謂當  
韓公司馬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張文定公也此外趙康靖公滕  
元發一銘乃代文定所爲者在翰林日詔撰同知樞密院趙瞻  
神道碑亦辭不作曾子開與彭器資爲執友彭之亡曾公作銘  
彭之子以金帶緹帛爲謝却之至再曰此文本以盡朋友之義  
若以貨見投非足下所以事父執之道也彭子惶懼而止此帖  
今藏其家容齋隨筆

求墓銘書

昔者蜀賈之請篤夫而不得挂名於子雲之經端女奴來致其



主夫人之命非有勢力氣談之可以動人言語精神之可以起  
 義也而退之不屑為之銘故君子謂子雲也嚴謂退之也公嚴者  
 不以泛許人而公者不以諛許人也 王子俊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mostly illegible.]*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505566